

危险恋人

DANGEROUS
LOVERS 何奇

一个日军美女间谍与中国特工的生死恋情

危险恋人

DANGEROUS
LOVERS 何奇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危险恋人 / 何奇著. -- 北京 : 西苑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151-0335-8

I. ①危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69070号

危险恋人

作 者	何 奇
责任编辑	刘 荔
出版发行	西苑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
邮政编码	100013
电 话	010-88637122
传 真	010-88637120
网 址	www.xiyuanpublishinghouse.com
印 刷	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	230千字
印 张	18
版 次	2013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51-0335-8
定 价	36.00 元

(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 | CONTENTS

- 第一章 荒野里出现一个姑娘 / 1
- 第二章 闯进旅馆的神秘客人 / 13
- 第三章 谁是幕后黑手 / 24
- 第四章 他们是什么人 / 37
- 第五章 暗伏杀机的宴会 / 47
- 第六章 “活口”不翼而飞 / 58
- 第七章 飞镖传来的秘信 / 65
- 第八章 蓝蝶身上的秘密 / 71
- 第九章 蓝蝶的三角“恋爱” / 78
- 第十章 她到底是什么人？ / 91
- 第十一章 暗杀行动开始了 / 102
- 第十二章 一场激烈的暗战 / 115
- 第十三章 《北漠计划》藏在哪里？ / 123
- 第十四章 她搂住了他的脖子 / 134

- 第十五章 她甘愿为心爱的人献身 / 147
- 第十六章 危险恋情 / 155
- 第十七章 真蓝蝶突然出现 / 159
- 第十八章 婚纱下的秘密活动 / 167
- 第十九章 蜜月枪声 / 173
- 第二十章 来势凶猛的“清共” / 180
- 第二十一章 夫妻同床异梦 / 191
- 第二十二章 林子华陷入对手的“套圈” / 202
- 第二十三章 与“秃鹫”的较量 / 209
- 第二十四章 《计划》文本神秘失踪 / 216
- 第二十五章 林子华同车辆爆炸烧毁 / 224
- 第二十六章 张书记家来了陌生人 / 234
- 第二十七章 出现两个诡秘的蒙面人 / 245
- 第二十八章 喋血铁盒子 / 252
- 第二十九章 最后的决战 / 262



第一章 荒野里出现一个姑娘

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震荡撕裂了指挥部的沉静。

国军金泉城交通防护团团长兼情报处处长杨昌顺仿佛被惊雷轰击，猛地惊跳了一下。他还没有接听就感觉这个电话非同凡响，果然电话是总部赖春主任的，那略带沙哑而极为严厉的声音，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，震得他的耳膜哗哗直响：“……有一辆牌号为××的重要车辆，凌晨两点钟左右进入兰新国际援华大通道金泉城路段。这辆车运载着国际上最先进的武器部件，是国家最高机密，关系到抗战能否胜利。命令你团加强警戒，严密防范，务必保证车辆安全通过。若有差池，军法惩处！”最后这句话，如同乱箭直扎他的心脏。

赖主任是什么人？——他是国军第八战区甘青宁新驻军情报部主任，是当局戴老板的亲信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们都怵他三分，何况他这个团职小官？他额上“唰”地惊出一层虚汗！

他是该防区交通防卫团团长兼情报处处长，肩负着“兰新”国际援华运输线上的情报和交通运输安全双重任务，能等闲视之？特别是上司特意指令的车辆，他得豁出身家性命保护它的安全行驶。他听完电话，马上命令身旁的王副官传令各路段加强巡逻，严密警戒，保证这辆车安



全通过防区。

王副官是个近三十岁的年轻军人，仪表堂堂，聪颖精干，敏捷潇洒，他已从赖主任的电话里掂量出此车的分量，因此马上去传令。

几分钟后，金泉城防区沿线各路段出现巡逻车辆和巡逻人员。昏黄的灯光在暗夜里晃动，气氛紧张而冷森慌乱！

地处三岔路口的护路队也出动了，这是东出金泉城防区的最后路段，占线近五十多公里，只要出了三岔路口，便是友邻团的防护区了。护路队长老万是个老兵，胡子拉碴的，带领几个巡逻兵爬上敞篷吉普车准备去巡逻，刚出低矮的营房大院门，突然一股狂风挟着沙尘扑来，抽打得四处啪啦啦地响，司机忙歪过脸躲避风沙，吉普随之“哧溜”停顿，车上的人赶忙拉起衣领。

老万见风沙太大，骂骂咧咧着：“妈的，这鬼天气！”对司机说，“退回去，等风沙小点再出发……”

“万队长，这，这能行吗？”司机迟疑着。

老万丧气地说：“风沙这么大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巡逻顶个屁用？再说，这样的鬼天气，谁敢夜晚行车？万一出现大沙暴，连人带车还不卷到沟里？我们这个小爬爬牛，跟火柴盒似的，一股大沙暴过来就会掀翻送了咱们的小命！”

“可，可土匪强盗经常在刮风下雨天出来抢劫公路上的车辆。再说团部通知这是重要车辆……”司机犹豫着。

“什么重要车辆？不就是穷咋呼？”老万有点火了，“团部就爱把屁大个事说得比天大！——回去！回去，等风沙小点再出发！”

“嗯，好吧……”司机只好将车倒回院子。

巡逻兵纷纷跳下车，缩回营房里。

事情往往就坏在瞬间的疏忽上。他们刚刚缩回营房，那辆满载货物的卡车便进入他们的防区，犁开飞扬的沙尘夜色向前行驶。后面是一辆小吉普，乘坐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国军押运人员，前面的大卡车上罩着篷布，看不出装载着什么，但从那神秘莫测、小心翼翼的行动上可以看出它的非同凡响。

夜色很浓重，满天的风沙，呼啸着扑打着天地，戈壁旷野、城镇村庄等都在肆虐的风暴中飘摇。

前面就是三岔路口，路两旁是起伏连绵的山峦，虽然十来米高，但杂木丛生，错综复杂，是个打伏击的好地形。有八九个土匪模样的人，早就潜伏在这里准备劫持这辆车，然而，吉普车里的押运军人却脑袋缩在衣服领子里躲挡着风沙，对路旁的奇异情况全然不觉，这就给劫匪提供了可乘之机。



那伙劫匪的头目蓄着八字胡，是个四十多岁的人，见车辆进入伏击圈，便向卧伏在身旁的劫匪摆了下手，两个劫匪抬根大木头下了公路，横挡在路面上，其余的劫匪随之投出炸弹。

“轰隆——轰隆——”

“轰隆——轰隆——”

炸弹在公路上的吉普车里爆炸，火光冲天，弹片纷飞。大卡车“哧——”地尖叫着停住，司机和助手震惊慌乱，惊叹叫喊。

那劫匪头目呼啸一声，从草丛里跳出来冲向公路，众劫匪跟着跳出荒草荆棘，恶狼般向公路冲扑上去。押运军人，已经人仰马翻，有两个还活着，举枪还击，被劫匪头目击倒；另一个跳下车，躲在车后顽抗，被劫匪乱枪击毙，劫匪们扑上前去，在每个押运军人脖颈上补一刀，接着围向大卡车……

劫车战瞬间结束，那几个劫匪爬上卡车，转眼消失在沙尘飞扬的夜幕中……

缩在营房里的护路队长老万听到隐隐的爆炸声，知道发生了情况，令巡逻队马上出发。巡逻兵拥出房门，吼喊着爬上吉普车，“轰”地冲出营房大门，向爆炸地点赶去，但已经迟了，来到三岔路口，只看到路上斜躺横卧的死尸，不见那辆卡车的踪影。

老万命令护路队员顺路追击，吉普车追过防区几公里，也不见踪影，只好回转，在三岔路口周围搜查寻找踪迹。但三岔路口向南进入南山，通达青海草原；向北进入北沙漠，可以直去蒙古高原；向东去兰州，西去哈密，加之夜色浓重，风沙狂暴，车痕已被风沙淹埋，不知那辆车向何方逃逸了。

老万的脑袋忽然胀大了，命令护路队员守护现场继续搜查，自己亲驾吉普车去金泉城，向杨昌顺报告卡车被劫情况。

1936年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沿海各省相继沦陷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铁路、公路、码头等，实行全面军事封锁，内外交通运输中断。国际援助、进出口贸易均无法进行，特别是苏联的援华物资严重受阻。鉴于这种情况，从陆路打通国际通道，并以主干线连接国内各地的联系，是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封锁、支援抗日前线的重要途径。中国政府集中西北的大批仁人志士、爱国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批民工，设计修筑了这条兰州至新疆的简易公路，打通了国内外交通运输线，国际抗日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这条公路上运往内地抗日前线。这条通道成了当时中国重要的国际援华运输线。

然而，由于新疆猩猩峡至金泉城路段地处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，地形复杂多变，外国特务间谍、地方土匪强盗时常出没，炸桥毁路，袭击车辆，劫掠财物，搞得鸡犬



不宁，交通常常中断。

杨昌顺团原驻兰州地区，这条交通运输线开通后，奉上司之命驻防金泉城地区，担任运输线的防护任务。为了整合资源，总部又将沿线的情报网站合并到他的团里，又让他兼任情报处处长。当时他自感团长处长一肩挑权大势强，人多牛皮，没有想到这五六百公里长的运输线，是一条火线，一条倒霉线，一条要命线！拦路抢劫，爆炸枪杀，屡屡出现，防护团整天沿线东奔西忙，警戒防卫、追剿侦破，补窟窿，堵口子，救人命，简直成了救火队，搞得他防不胜防，时时感觉自己坐在火山口上，说不定哪天“轰隆”一声，一命呜呼！

他每天头昏脑涨，疲于应付。

杨昌顺向沿线下达了巡逻护卫命令后，刚坐在沙发里准备喘口气，屁股还没有坐稳，老万便踉踉跄跄闯了进来。杨昌顺听老万报告说那辆车被劫，起先不相信，怎么可能？各段护路队都全部出动，谁这么胆大，敢在老虎嘴里拔牙？但事实是残酷的，那辆车真是被打劫了！杨昌顺二话没说，顺手拿起桌上的手枪，向老万“啪啪啪”就是三枪。老万的军帽被打飞，好像大风刮起的纸片，旋转着飘落在几步开外的地上，人陡然木桩般立定。杨昌顺用冒着青烟的枪头点着老万的鼻子吼叫着：“还不赶快寻找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找不回车我先要你的脑袋！”

老万慌神了，慌乱拾起地上的军帽，转身便逃，惊惶万状的样子好像狼撵。

老万溜了，杨昌顺震傻在那儿，他准备向兰州总部报告车辆丢失的情况，但拿起电话又放下，他不知该怎么报告，该怎么说？他清楚，那辆车装载的货物太重要太重要了，否则总部赖主任不会亲自打电话布置任务，更不会再三叮嘱护驾问题的，可……他在那儿犹豫了半天，终于还是拨了号码。他清楚，这等军事要事若不及时向上司报告，一旦出现什么后果，那是要掉脑袋的！

果然，总部赖春主任听到他的报告，半天没有回应，但他却明显感觉上司被震愣了，接下来该是雷霆万钧般的训斥和责骂，于是怯怯等待。果然几秒钟后，听筒里传来怒狮般的吼叫：“饭桶！饭桶！几次通令你加强警戒，务必保证那辆车安全通过，可偏偏就出了事，我命令你团马上追查寻找，马上！”

“啪！”电话挂断了。

杨昌顺手握听筒定在那儿了，半天软软跌坐在沙发里。

王副官见杨昌顺软在沙发里忙安慰说：“团座，不要着急，会有办法找到车辆物资的……”他边安慰边给杨昌顺倒杯热茶，端过来递到杨昌顺手里。

杨昌顺刚端起茶杯，还没有放到嘴边，那电话铃又突然急促叫起来，王副官顺手接起，还是总部赖春主任的。杨昌顺听是赖主任的，赶忙放下手里的茶杯，扶着沙发



背颤巍巍站起来接听，只听对方警告他：“车辆被劫的消息，党国高层已有人知晓，重庆方面令你严密封锁消息，限期侦破，找不回货物，格杀勿论！”

“啪啦”杨昌顺手里的话筒滑落下去，响亮地砸在桌子上。

他原以为那辆车是赖主任管辖调遣的，没想到是重庆政府的……要命，要命，真他妈的要命啊！他感到自己的脑袋已经落在地上，像西瓜般滚到了泥沟里。倒霉！倒霉！接二连三的倒霉事怎么都纠缠上他了？怎么就……

他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。在那儿愣怔了半天，命令王副官马上通知林子华立刻前来现场侦破此案。

王副官却迟疑不动，说：“这里不是他的防区。再说，林子华还在河西情报站，两百多公里路，让他赶到这里，有这个必要吗？……”

杨昌顺火了：“怎么没必要？他是本部业务技术最强、最精干，在总部都是挂了号的特工。此案重大，非他莫属！”他见王副官还在迟疑，自己抓起电话，亲自给林子华挂电话……

杨昌顺给林子华打电话时，林子华刚刚上床入睡。他是金泉城河西情报站站长，又兼护路队队长，是个英俊魁梧，刚阳挺拔，干练潇洒的军人。1936年从西安电讯学校毕业后投笔从戎，五年来他以聪敏能干，机智勇敢，业务娴熟，赢得路防团和情报处的好评，并在总部挂了号。昨晚他分析研究近期有关情报，直到凌晨三点才上床，刚刚躺下便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。他没有接听，就知道下属有重要情况汇报。但这次他错了，是他的顶头上司杨昌顺，他睡眼惺忪地接起电话问：“团座，有何吩咐？”

杨昌顺没有半句客套，命令他：“立即赶到三岔路口，有重大紧急任务！”

林子华因为是杨昌顺的左臂右膀，平时交往说话较为随便，所以打着哈哈说：“什么重大任务啊？搞得这么紧张？把人从被窝里往出揪？”

杨昌顺听他打哈哈，大发雷霆：“你就是睡在驸马爷的龙床上也给我滚起来，马上赶到三岔路口。具体任务来了就知道了——马上！刻不容缓！”

一听杨昌顺的口气，林子华不敢再说什么了，当即翻起来，穿衣出门，跳上停在院子里的吉普车，向三岔路口飞快赶去。

他驾着吉普车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颠簸飞驰。

随着车轮的飞快转动，东方天际渐渐出现瓦灰的亮色，晨曦微露了。

突然，前面风沙弥漫的旷野里出现一个拦车人，他本想冲过去，可那人站在路中间招着手，一副此车必拦的样子，他没好气地停车，吼了一声：“找死啊！”



“咯咯咯！”对面传来银铃般的笑声：“长官，我不想死哦，想搭你的车！”

他定睛向前看去，原来是个学生模样的姑娘，二十二三岁的样子，朴实无华，却不失漂亮。他喊问她怎么回事，一个姑娘家家的，怎么在野外？姑娘说她要金泉城，碰到个可恶的司机，把她扔在了这里。她苦苦央求：“请您发发善心，捎小女子一程吧！”

林子华见荒野无人，风沙弥漫，又见她可怜兮兮的，不及细问说：“上车吧。”

那姑娘脸上出现灿然的笑容，连声道谢：“谢谢！谢谢大哥啦！”提起身旁的小皮箱，上车坐在副驾驶座上。

林子华又启动车辆向前急赶。他沉默不语，脸色严肃，情绪还继续在姑娘影响他赶路的不快中。那姑娘见他面孔严肃焦急的样子，忽然“噗嗤”笑了：“干吗苦大仇深的样子？把脸绷得跟三九天的铁板？身旁有一位姑娘陪伴出行，不是一件愉快事吗？”

林子华见姑娘这样说，脸上僵硬的线条稍稍柔和了，问她：“怎么一个人在荒山野地里？”姑娘说她搭乘一辆车前去金泉城，谁知那倒霉的车一路上尽抛锚，司机说因为车里有女人才抛锚，所以把她赶了下来，扔在半路上，太可恶！林子华听是这样，心里涌出怜悯之情，问姑娘：“从哪里来？去哪里？”

姑娘说：“从玉山镇来，要去金泉城，偏偏碰到了倒霉的天气，可恶的司机。”

“看来多亏我这个好心人了，否则你会在这里美美地尝尝沙尘暴的味道，说不准还会碰到狼群——那可不是好玩的！”林子华玩笑说。

“哎呀！”一听狼群，姑娘惊叫起来，身子直往林子华肩上靠过去。

林子华的车速猛地减慢，对靠在她肩膀上的姑娘说：“这样会影响驾驶的。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姑娘忙说，不好意思地移开身子，离开了他的肩膀。

转眼天大亮了，风沙停息了，太阳从东面的地平线上升了起来，好像巨大的橘子。林子华一口气赶到了三岔路口。

杨昌顺和王副官已经等候在三岔路口。林子华跳下吉普车，向杨昌顺报到。王副官见他慢腾腾的，埋怨他行动迟缓，说太阳都晒着屁股了。林子华反唇相讥：“我驾驶的是吉普车，又不是飞机，两百多公里简易公路，两小时就赶来了，慢吗？那你就派飞机来接我啊！”

王副官无话可说了，歪着脑袋看到坐在车里的姑娘，揶揄说：“原来车里还带着个小妞，难怪！”

林子华见他这样说话，忽然认真起来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王副官说：“在这关键时刻你带着个女人，你说什么意思？”



“她是我在半道上拣的。一个女孩子家，在荒无人烟的野地里拦车，是人都会这样做的。”林子华说。

“挺怜香惜玉的嘛！”王副官冷嘲道，“她是什么人？”

“日本特务间谍，你亲自去审问吧！”林子华揶揄道。

那姑娘见他俩争执起来，跳下车嘿嘿笑着对王副官说：“长官真有意思，难道看不出本姑娘是大大的良民，大大的良民？”她憨傻地笑着。

王副官见这姑娘有点傻乎乎的样子，皱了皱眉。

杨昌顺见林子华跟王副官发生争执，烦躁地打断说：“你俩见面就互相掐，好像两头叫驴。什么都不要说，马上进入现场。”

林子华便戴上手套，进入现场。

出事现场已经有四五个护路国军维护着。炸翻的吉普车歪在路旁的沟里，被击毙人员的死尸，斜躺横卧在路旁。林子华观察着炸翻的吉普车，翻捡着死尸，测量着弹坑，研究着弹片和子弹壳。王副官伴随在他身旁。林子华观察几圈，直起腰问护路队长老万：“有没有活着的人？”

老万说：“司机还有点呼吸，已送金泉城医院抢救！”

林子华突然来气了：“怎么不早说？——马上去医院！”他令官兵保护好现场，自己和老万跳上吉普车。

那姑娘见林子华要走叫喊着：“等等我，等等我！”

林子华没好气地吼着：“快。”姑娘上了吉普车，吉普车“轰”地驶了出去。

王副官见林子华去了医院，请示杨昌顺说：“团座，我们也去医院吧？”

杨昌顺点点头，两人钻进旁边停着的小轿车，向医院赶去。

金泉城地处甘肃河西走廊西端，是进出新疆的门户，又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历来为兵家争夺之重地。古时，西汉王朝为巩固西部边疆，在金泉设郡据关，自此遥遥两千多年，狼烟不息，征战不断，历史的脚步走到民国时期，这里仍兵连祸结，军阀盘踞。

医院在金泉城鼓楼东北的卫生街，没有高楼和宽敞的医疗室，一切都显得简陋而破败。此时医生们正在紧张抢救那个司机，气氛紧张而忙碌。那个司机奄奄一息，躺在病床上，嘴唇微微翕动似乎想说什么，可只见嘴唇动着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林子华和老万忙凑在跟前倾听，因声音很微弱，还是听不清楚。

林子华见身旁围着很多人，嚷嚷闹闹的，便向大家说：“请大家回避一下，回避一下，让他静静，静静……”老万和医护人员都退了出去，林子华轻轻关上急救室



门，返身回到病床跟前，把耳朵凑在司机嘴唇旁，仔细倾听司机说话。司机的声音还是很微弱。林子华叫喊着：“大声点，大声点！”司机大概知道自己说不出话了，便用满是鲜血的手，在床单上颤巍巍地画起来。

林子华看出他试图要写什么字，但他只在床单上画出个“n”字形符号，手臂便软软地垂了下去。林子华又呼喊几声，见司机彻底不动了，惋惜地垂下脑袋。活口失去了，那辆车被什么人劫走，更是难以揭开的谜。他只好将那隐隐约约带字迹的床单撕下来，装进自己的包里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个图形里似乎藏着什么秘密，也许是揭开劫车案的重要线索。

林子华装好那块床单布，上前打开了急救室门。

老万在门外倾听病房里的动静，却什么也听不到，见门打开了，急忙进来问：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

林子华难过地说：“他，死了……”

“死了！”老万追问，“那他透露出什么情况没有？”

林子华摇了摇头。

杨昌顺和王副官赶来了，见司机死了，扼腕叹息。王副官问司机留下什么没有，林子华仍摇摇头。那块带血迹的床单，他丝毫没有透露，这是他的职业习惯，遇到这样的事，总是多个心眼，先藏着掖着兜着，自己独自琢磨，而后才公布于众。想想吧，哪块人群是真空？他们这些特工睡觉都得睁着眼睛！

王副官见林子华摇头，走到病床前仔细察看，忽然发现床单被撕去书本大的一块，顿然生疑：“床单怎么少了一块？”旁边的医生掀起床单看了看，也觉得奇怪，嘟哝着“刚才还好好的啊？怎么就被撕去一块？”把目光转向林子华。

王副官也把带问号的目光转向林子华，又问：“司机到底留下什么没有？”

林子华不高兴了，风凉地说：“等我调查完毕，会专门向王副官报告的！”

“你……”王副官被这句风凉话呛住了，尴尬地说，“都是为了侦破案情，怎么说话连讽带刺的？”

杨昌顺看他一眼：“少说两句吧，子华就这性格！”

王副官无趣地闭上了嘴巴。

杨昌顺、林子华、王副官和老万回到了路防团会议室，共同分析研究车辆被劫事件。杨昌顺落座就气恼地痛骂起来：“三岔路口是我们跟友邻团交界的薄弱环节，再前行五六百米，就出了咱们团的防卫地界，可偏偏……哪路强贼？怎么就跟我过不去？害得我好苦哇！”

“看样子是土匪强盗干的。”王副官随口说，“这一带土匪强盗猖獗，气焰嚣



张，我提议马上派兵进山追剿。”

林子华却摇头说：“我看不像土匪强盗干的，从捡到的弹片和子弹壳看，他们的武器比较精良，从死尸身上的刀伤看，都在喉管上，一刀毙命，准确无误，显得训练有素。我观察过地上的弹壳，大都是7.6毫米、fnm1600勃朗宁手枪的，而土匪强盗惯用装弹多，且射程较远的盒子枪，匕首也是土匪强盗们所没有的，所以不像是土匪，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劫匪……”

“那他们就是共产党了？据情报讲，最近延安方面派来一个代号叫‘云雀’的共产党员，潜入金泉城和黑河地区……”王副官说。

“共产党不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！”林子华断然否决。

王副官听林子华跟他扭着劲，嚷了起来：“林站长，你，你怎么说话总跟我拧着劲，口气像共产党？”

“大家不是在讨论劫车事件吗？不让说话，怎么分析？”林子华也嚷起来。

“可你说的话向着共产党……”

“不要说这些了，这是研究案子，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，怎么扣大帽子？”杨昌顺见他俩又争执起来，指责王副官说：“把子华硬往共产党身上扯？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”

王副官不吭声了。

王副官不吭声，林子华也不吭声了。杨昌顺见有点冷场，又拾起话头说：“当然了，王副官的提醒也不无道理，最近上峰来电说共产党真有个代号叫‘云雀’的地下人员潜入咱们地区，所以不能排除共产党的破坏！”

林子华一直默不吭声。

杨昌顺见他不说话，又道：“两个路防团的结合部，是防卫的薄弱环点，这伙强盗偏偏在这里下手，说明他们蓄谋已久，狡猾狠毒，非同一般。子华认为呢？”他问林子华。

林子华听到杨昌顺问他，想了想回答说：“我在想，劫匪是怎么知道这辆车要从这里过往的？而且时间恰在有风沙的夜晚，又在两个护路团的结合部动手——我怀疑我们内部有人向他们通了风，报了信！”

这句话好像在会场上扔了一颗炸弹，会场的平静忽然被掀翻了。杨昌顺摇着头连连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辆车经过金泉城的消息，只有我和王副官知道，况且我跟王副官得到消息不到三个小时三岔路口就出事了，从时间上推算，劫匪没有足够的时间赶到三岔路口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设伏——怎么可能呢？”

王副官迎合道：“正确，团座的分析正确！非常正确！”



老万也点头跟着迎合：“是啊，两三个小时内劫匪是没有足够时间赶到三岔路口的……”

林子华见杨昌顺和王副官对他的分析不以为然，郑重提醒：“我的提醒并非信口开河，信不信事实会说话，我再到现场看看！”说着起身准备离开，杨昌顺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说：“放心，本团长相信你的分析，不过不要草木皆兵嘛！——拜托你了！”

林子华驾驶着吉普车和老万又赶到了现场。

已经中午了，忽然又起风了，呼呼作响，卷起的沙尘，满天飞舞。

林子华登上旁边的山梁，观看着周围的地形心里说，“劫匪狡猾啊！这里是三岔路口，向南进入南山，通往青海；向北进入北沙漠，直通黑河镇，还可以去蒙古草原；向东去兰州，西去哈密，劫匪劫了车，朝哪条道逃跑很难说清，再加上昨夜刮大风，车痕被风沙淹埋，一点痕迹都不留，劫匪太狡猾了！”

他正陷入沉思，老万从后面跟上来问：“子华，发现了什么？”

林子华所答非所问：“——看来这起劫车事件，绝非一般土匪强盗所为，大有来头，大有背景啊！”

“哦，那咱们怎么办？”老万问。

林子华轻蔑一笑：“俗话说，狐狸走过的地方总会留下腥臊——我们就循着这三条岔路寻找，总会找到蛛丝马迹的！——走！”

林子华迎着风沙走下山梁，去了路南的岔路口，老万随后跟上去。他俩仔细观察路面和周边环境，见没有什么情况，又去了路北的岔道。那是条很简易的沙土车道，蜿蜒向北，直去北沙漠。他俩仔细观察搜索着，林子华忽然在路面上发现了几点黑红色的污迹，好像几颗黑红的豌豆，他撮起来用手指捻了一下，是凝固的血滴，顿时来了精神，跟着血滴向前搜索。那血迹每隔两米出现一两滴，在二十多米远的地方断了，没有了。

老万分析说：“这血迹可能是刚刚滴落的，如果是昨晚滴落的，早就被风沙淹埋了。再说，早晨我们仔细搜寻过，并没有发现一滴血迹呀！”

林子华直起腰看了看风向，肯定地说：“这些血迹，肯定是昨晚滴落的。昨晚被风沙覆盖了，所以今早没有发现，现在起风了，把覆盖在上面的沙土吹走后，血滴自然浮现了出来。这些血滴可能是司助人员在与劫匪搏斗时留在车上的，边走边滴，直到凝固……”

“有道理！”老万思考半晌说。



老万见微风真把路面上的沙尘卷走了，原来的车辙也忽隐忽现，不得不承认林子华的分析有道理。于是，他俩跟踪观察到很远的地方。在一处低洼潮湿的路面上，他们终于发现了车轮印迹。林子华激动地叫喊：“就是它，就是它！劫匪向黑河镇方向去了——马上向杨团长报告！”

老万服气了，夸赞他真神！

路防团召开紧急会议，由杨昌顺部署侦破任务。

林子华、王副官、老万和从情报处抽调的几个工作人员坐在会议桌前。会场气氛异常严肃紧张。杨昌顺说：“……经过林子华和老万的侦察分析，现已确定劫匪把那辆车劫往黑河镇一带。鉴于此，总部命令我路防团和情报处马上组织特工队，由林子华任队长前往黑河镇侦破，追回车辆物资！”他讲到这里，把目光移到林子华身上：

“子华，你可是总部钦定的特工队长，怎么样？能完成任务吗？”

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林子华“嚓”地起立，吼狮般回答，“——但有个要求！”

“说。”杨昌顺说。

“这个车案无需兴师动众，无需派特工队，我独身前往就可以了！”林子华说。

“不，这是总部的决定！”杨昌顺耐心说，“子华啊，我刚才讲了，黑河镇可是个四不靠的边远大县镇，南来北往的人很多，除了本地人，商客、僧侣、艺人，乞丐等他来你往，非常杂乱。据情报讲还有外国间谍特务，政治背景非常复杂，交通又不便，而且没有外接的通讯线路，你独身一人前往，我不但为侦破车案劳心，还得为你的个人安全担忧！——我已经给你选好了队员——老万，还有从情报处抽调的三个年轻特工！”

杨昌顺指了指坐在林子华对面的三个年轻军人。

那三个军人站起来，异口同声，向林队长正式报到。林子华见木已成舟，不能扳回，只好缄口应承。杨昌顺见林子华认了，又说：“还有一个人你必须接受！”

“谁？”林子华问。

杨昌顺说：“重庆方面为了加强侦破力量，特派一位名叫蓝蝶的女特工前来助战——你应该高兴！”

“——我很不高兴！”林子华一听还有个女的，一股怨愤从心底油然而生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他大声回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杨昌顺一怔。

林子华露出不满神色，“噔噔噔”放炮般嚷着说：“什么督战？这叫小瞧人！分明是对我侦破能力的怀疑，对我林子华的不信任！老万和这三个队员，我可以考虑，这个女人，坚决不要！女人只能给特工队增加累赘、啰唆、麻烦！没有丁点好处！”



“——胡来！”杨昌顺发火了，“简直无法无天了！——这是重庆方面的侦破部署，你敢违抗？”

林子华见杨昌顺真火了，闭上了嘴巴。会场顿然鸦雀无声，更显严肃。

杨昌顺见林子华对上级派人督战有抵触情绪，严肃提醒道：“这个劫车案已经引起重庆方面的重视，它的分量有多重，你可以掂量得出来，因此绝不能有丝毫轻视怠慢！本团长命令你从现在开始做准备，等蓝蝶到来马上进入黑河镇，刻不容缓！——散会！”

王副官、老万和那几个队员悄悄起身离开了。

林子华却坐在桌前垂着脑袋一动不动。杨昌顺清楚他的心里有话，走过来对他说：“到我办公室去……”便兀自转身出门，林子华怔了半晌，起身跟随而去。

到了杨昌顺办公室，杨昌顺狠狠敲打了林子华两句，而后亲昵又神秘地告诉他说：“子华，你可不能小看这个蓝蝶，据总部赖主任透露，这个蓝蝶是蒋委员长亲命重庆保密局挑选的精兵。你是总部点的强将，她是重庆派来的精兵，你们强强联合，一定会马到成功的！”

林子华仍低垂着头不说话。纵使上司说得天花乱坠，他心里却很难接受这个女人，总觉得让一个女人督战很没面子，行动也不方便。他在那里怔了半晌，说：“团座，我是个很要面子的男人！我请求团座……”林子华的话没有说完，杨昌顺打断他说：“你给我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两个字——执行！说实话，我刚听赖主任说重庆方面派来个女人，心里也不舒服，但这是上级的部署，是军令，不得不听，不得不服从，我都咽下了这口不舒服，你还有什么不舒服的？”

林子华听杨昌顺这么说，只有苦笑，无话可说了。

杨昌顺见林子华默认了，拍着他的肩神秘而暧昧地说：“金泉城路防团副团长的位子一直空缺着，我是看好你的，好好干吧，只要这次能限期破案，追回车货，我保你走马上任——做我的副手！”

林子华又是苦笑。